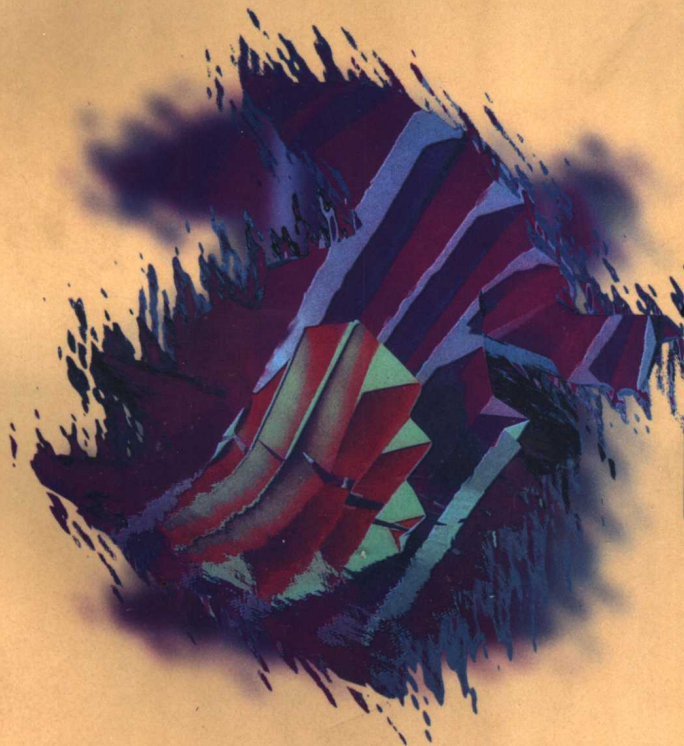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张真集

# 梦中楼阁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张真 著

# 梦中楼阁

沈 睿/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中楼阁/张真著;沈睿编.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7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张真集/谢冕主编)

ISBN 7-5313-1804-0

I. 梦… II. ①张… ②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794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10  $\frac{3}{8}$

印数:1 - 4,000 册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李姊昕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耿志远 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

ISBN 7-5313-1804-0/I·1578 定价:18.80 元

在北欧，马是我最喜爱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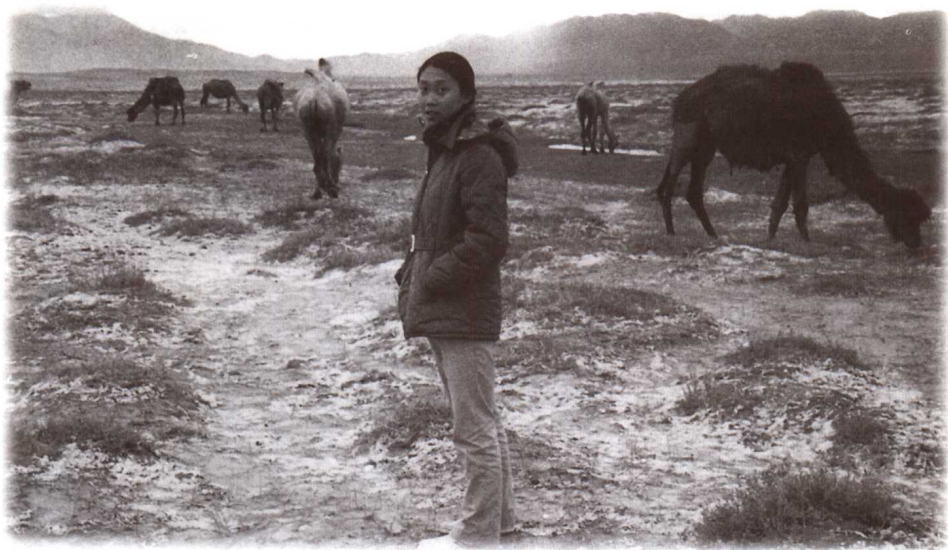


在芝加哥家中的“太阳房”里晨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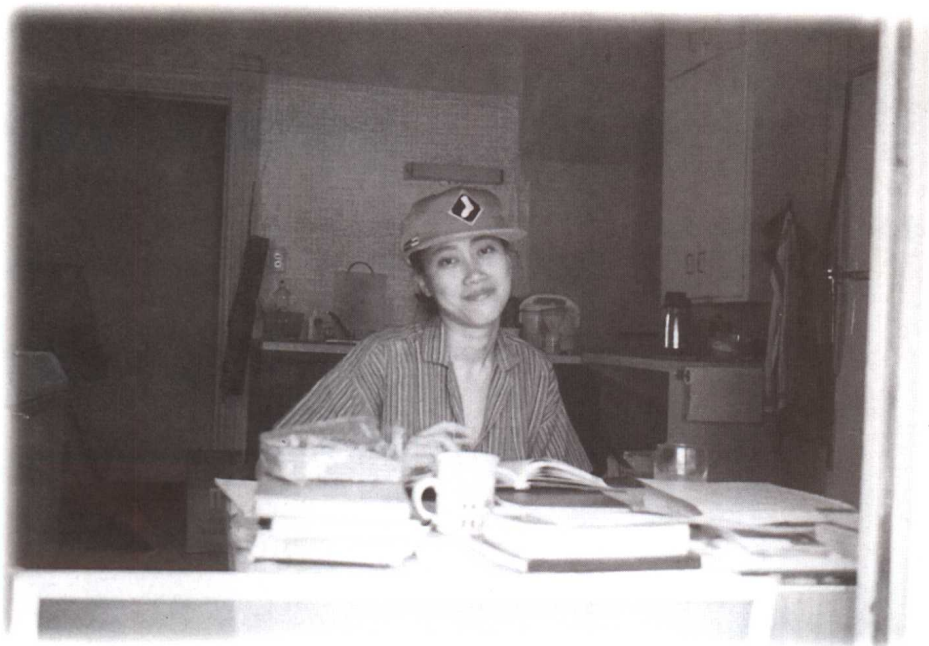
在故乡与祖母唠家常。





在中国大西北旅行。

在爱荷华的时光。





1997年在芝加哥艺术馆。

东京街头。



## 总 序

谢 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天的暗黑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

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击，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几乎无暇顾及甚至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100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

充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

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的，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灵魂！

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争取和男人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

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 70 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 70 年代末起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至少长达 20 年的战烟平息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一例。

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境遇。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性的细微、敏感、温婉和深切，顿然使文学的天地辉煌灿烂起来。

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20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于每一个女性诗人上，其笔下涌现的，更是多姿多彩，丰富而厚重。这些诗，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伸延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境遇的思考和把握，并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坚卓，无论是对照古典诗歌的长河，还是相比于新诗前60年的进程，都无疑是一次“创世纪”意义的拓殖。她不仅以其与当代男性诗歌同步并进的规模和成就，充填了一个

巨大的历史空缺，且以其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和非凡的表现，拓展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空间与艺术空间，也为汉语诗歌加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一宏大的女性诗歌进程，或可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之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豪和欣慰！

从阅读到研究，从个在到整体，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均已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效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之梳理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至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选本问世，但依然缺乏一次高水准、集约性的展示。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基于以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构想就此形成。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一批卓有建树的诗歌批评家，更得以多年来在新诗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斥巨资隆重推出。这样，这套以规范化的体例和体系的规模所成就的诗歌文库，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代表着当代高水准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出版的实绩；以此作为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检视和总结，也期望由此对未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产生强力的推动和久远的影响。

1996年12月1日于北大

## 在 路 上

——张真的诗

沈 睿

1995年的初秋，短短三个星期在北京探亲的日子又热又乱，我突然高烧不止，很多该见的老朋友都没有见，然而似乎是巧合，我却两次见到了张真，她也在北京，为她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我头一次听她朗诵她的诗歌。她的声音圆润，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清丽、急促。当时她穿着长及脚裸的黑裙，很优美飘逸。临回美国前，我们又一起吃饭。谈及一位在美教书的男教授，张真说到“我才不要什么男士当我的指导呢。”我有所触动，这是非在美国学习不可才能深刻体会的性别政治意识。

等踏上回程美国的飞机时，由于多日的发烧，我仍处在一种疲惫不堪的虚渺之中。去国离家，那种空荡映衬着窗外茫茫无际的天空，直到一张熟悉的面庞惊讶地笑在我眼前——张真！

于是我们跑到机后舱的角落里交谈。张真穿着超短裙，年轻精神得像个刚要入大学的女孩子。她谈及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谈及她很习惯地飞来飞去的旅行，到西雅图时，我们分手了。沿着长长的密封廊道进入机场，好像我们要走入太空飞船一样。放逐者飘向未来，我想。我望着她的快捷的身影一拐，不见了：

你注定要永生永世地飞翔

鸟儿

光线在转弯

——《沉沦的体验》

## 追寻放逐者的踪迹

时间在冰上流过

你的旅途是一条虚线

留下模模糊糊的迹象

1981年的夏天对张真来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这一年，她18岁，在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了一年的书。梦想着成为既要写作不停，又有机会到处旅行的新闻记者。夏天来临，张真要实践她的梦想去了。她与两个朋友结伴，出发到大西北旅行。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们选择的，是古往今来的流放者的路途。他们乘火车，出嘉峪关，穿戈壁，翻越火焰山，走过巩乃斯草原，来到新疆，又从天山脚下最后到达中苏边境。自我放逐般地从繁华的大都市到了遥远的边疆漫游。

流放的道路和沿途的大自然，自我放逐的发现和远方神秘的呼唤，唤醒了张真的诗歌内驱力。如果全世界仅仅是这寂静的山冈/笑声像鲜花铺满原野/我坐在大白马金光闪耀的鞍上/勒住缰绳好似一名卫士的雕像/我不驰骋，没有大灰狼需要追赶/只是一动不动闻着醇酒般的芳香/生怕踩脏了花地毯 这些诗歌中的词汇由一系列描绘大自然的词语构成：冬天，草原，白雪，山冈，原野，雪线，戈壁，沙漠，香蒿子草……同时，富有异域色彩的地名——旅程的标志——成为

诗歌描绘的对象：赛里木湖，巩乃斯草原，博格达雪峰，恰巴河，火焰山。更重要的是，这组诗歌中展现的宽广的景色是从一个刚刚踏上旅程的写作者的视角观看的，一切都那么新鲜，让人兴奋，一切又都预示着希望，让人憧憬。

在这些诗中年轻的诗人表现了一开始写作就对语言的强烈关注。她把语言和大自然比较。对她来说，语言和大自然一样，充满了神奇的魅力。如果大自然本身就构成世界，那么语言可以创造世界，语言企及自然，有时，失语又是最根本的企及：在你的旷阔面前/语言像风一样消失/就这样站着，站进深夜/草原的星光给我披上一袭斗篷

生活似乎的确许诺给张真明丽的春媚。在这个阶段中，她还写下了许多爱情之歌。她感叹与爱人相遇的偶然，像命运本身一样不可预测：“记得吗？/差一点相互错过/像一棵树和另一棵树，在树林的两头绝望地凝视”，她幸福自己与所爱的人相遇：“所有的梦都束起了长裙/所有的脸都漾出了春潮般的红晕。”

青春是可以原谅的。如果这些诗行显得稚嫩，显得轻扬扬的，今天读起来让我们抿嘴而笑。但是，我们都有过青春。这些诗是青春本身，是早晨的霞光，美丽，晶莹，稚嫩，新鲜。这些诗的语言肯定、自信，是只有18岁才能写出的诗行。

1983年，张真的诗《月台》获《飞天》1982年大学生诗歌奖。张真似乎在起飞前的预跑中已显示了她的潜力：为了大沼泽的呼唤，我驶出月台，驶出深深的夜……

张真真的“驶出”了——这年夏天，张真随新婚的丈夫，瑞典留学生马思中“驶出”了中国。这是在张真第一次

沿流放之旅漫游两年之后。这次的路途比上次要长得多，感触也将显然不同。如果说，上一次的追寻流放者踪迹的旅行是浪漫的，模拟之旅的话，那么，这次，她是真正地踏上了“放逐”之路。从祖国放逐出去，去遥远的北欧。从父母的身边放逐出去，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现在，她要踏上旅程了，她不会放弃写作之梦的。也许，这样说更确切：写作之梦不会放弃她的。当“大沼泽”的呼唤传来，张真驶向未知的生活与写作的异域。

## 风景的流动：放逐之旅

登上北去的火车，张真是否想到从此之后，她身后的风景将不停地流动，她将不停地“移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哪里都是家，但不是“家园”。在这个意义上看，张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可称为家园。国籍上，她现在持的是瑞典护照，文化上，她是中国人，目前的居住地是美国。张真多次诗意地表达说，上海是她的永远的城市，她的“永久”地址却不是上海。近年来她常回上海，对在欧美亚三大洲内迁移的张真来说，那里只是一个港口，她总是在匆匆停泊后，又匆匆启程。

张真放逐了，自愿地，主动地，登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沿着 50 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放逐的路，北上。又反向地沿着两个世纪以来俄苏知识分子放逐的路，西上北欧，移居国外。

当然，张真的放逐本质上与上述放逐不同。

这里，我要做一点语义说明。在这篇文章里，当我用

“放逐”这个中文词的时候，我有某种词不达意的感觉，因为，在中文里，由于多年的政治环境，放逐这个词，与流放，流亡一样，都是政治术语，仅用来描述被迫的，强迫的，使一个人远走他乡的情况。而在其他语言里，就我熟悉的英文来说，exile：放逐，流放，流亡。expatriate：移居国外者，被迫移居者。词头 ex，意为向外。exile 这个词本身由这两者构成：ex 和拉丁词根 salire，意为跳越。所以，“向外跳越”，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因此，放逐一词，实际上可能有多重理解。我对这个词在这里的用法将采用这种迷人的含糊性，多重性。我的用法并非首例，美国作家考利·马尔科姆描写二三十年代美国作家在法国巴黎的生活的书《Exiles in Return》，（被译成中文时为《流放者归来》），显然，美国作家们无一是被迫前往巴黎或欧洲的，但他们在异国的生活被看作是一种自我放逐和流亡。

自古以来，放逐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人类经验。西方文明的源头，亚当与夏娃就是被从天堂里放逐，从此在地球上漂泊流离的。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与诗人们，似乎许多都有放逐的经验。当然，放逐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里有不同的蕴意，自我的放逐和被迫的放逐也有根本的区别。虽然在个人的经验上，放逐的人们都分享着几乎同样的撕心裂肺的分别和无法补救的丧失。难怪苏格拉底宁愿喝毒汁也不选择放逐他乡，他宁愿去死。屈原也死了。苏格拉底和屈原式的放逐，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太熟悉了。

另外一种放逐是自我的流放。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诗人涌往巴黎，就是代表。据安德鲁·古尔教授研究，自

我放逐通常是从偏远的外省走向都市，从殖民地走向母国，从边缘向中心靠拢。在他的书《放逐中的作家：现代文学中的家的身份》中，他总结说，放逐是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特征。”“现代英语写作的伟大力量多赖于放逐的作家。”<sup>①</sup>现代英语文学的主要作家们都是自我放逐者：T.S. 艾略特、亨利·詹姆斯、乔依斯、劳伦斯、曼斯菲而德、海明威、奥登……

中国作家在本世纪的最后 20 年，也开始了潮涌般的，具有现代文学特征的放逐，自愿或不自愿地。

张真，由于个人的命运，是比较早的自我放逐的一个。

只有把张真的写作放在这个广阔背景下，张真诗歌的意义才凸现出来。

她登上了火车。她 21 岁，向不可知的未来出发。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离开人群熙攘的，湿热的上海，路过初秋的，热闹是北京，火车穿过巍峨的长城，张真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眺望车窗外的景色，张真对此并不陌生，然而，更前面的风景将是陌生的，就像外国这个词本身一样，模糊，无法测量，像一个幻觉，一个神话。就在火车到达中国与蒙古共和国交界处时，那刻正是深夜，火车停下来了。正在睡梦中的旅客突然全被叫醒了。蒙眬中的张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模糊中她听见不同的语言。突然，清晰的中文也夹在里面，张真得知，列车要在这儿停几个小时，因为要换车轮。“换车轮？”张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铁轨不一样。“铁轨有什么不一样？”在张真的印象里——那些印象是从电影中得来的——外国火车的车轮与中国的没什么不同，铁轨也是大致相同。她从来都没想过，铁轨的宽度是不同的！在黑